

# 失血的水仙

●  
披星戴月  
整個過程

僅僅為了坐着一朵水仙自一片蒺藜中升起

●  
話說明朝，也許是元朝，或許是唐朝吧。哎！我好累！一種性交後的，疲倦。總之，那是一則很古老的記憶了。目前，我只冀求有一顆大樹，如同古榕那種，能讓我微躺，讓我細說，一枝水仙，失血的命運。

●  
從灰燼出發。一切似乎應從灰燼開始。如果我把出一份刊物比作蓋一座大廈，顯然，我用灰燼來描繪當初我接辦26期的心緒，一點也不過甚其詞。我們所擁有的財富只是一則構想兼一股雄心大志，然一則困於人才難覓，一則惑於經費無著，如斯，就是再雄偉的構圖，亦僅僅是空中樓閣，我焉能沒有大火過後的那種寂寥。

●  
我是有罪的，真的，我應該受到鞭撻和審判的。水仙的不幸源於我所做的錯誤的抉擇。這是極其怪誕和荒謬的一樁事。我竟希冀一朵水仙能從一片蒺藜中升起。蒺藜地是野草的，澤野才是水仙的世界。可是，可是原先我是希望它成爲一顆星星，或者月亮，或是像大廈那樣的，供人仰望。如今，原本就瘦弱的水仙，竟至失血的平躺著，忍受花草的椰榆和衆樹的嘲諷。它一語不發，宛如無聲地在向大地控訴我的罪行，還有我的那些，幫兇。

●  
衆樹嘩然。設若這是一所法庭。

原告：水仙。

被告：陳某。

「陳某。」

「小的在。」

「汝知罪乎？」

「小的知罪。」

「汝本書生，不務正業，竟致水仙於畸形，該當何罪。」

# 代編後語

陳森霖

「回大人，小的純係黔驢技窮，尚望大人從輕發落。」

「陳某。」

「小的在。」

「本官念汝尚是初犯，判汝封筆終身，汝服與不服。」

「回大人，小的服。」

「退堂。」

衆樹嘩然。

●  
早先我曾在「杏鐘」表白過我對文學的態度；詩已然不是我的妻子，文學不再是我的女人（之後，曾有許文德君的非難和異議，在此我不打算再做無謂的辯駁。）而此次復出且忝爲主編，難免有沽名釣譽之嫌。個中原委，吾不願再談，每一觸及這個核心，吾便心有戚戚焉。

●  
有一樁事我始終耿耿於懷，我所介意的倒不是那四肢殘缺的孩子，就是再醜的嘴臉，好歹也總算是自己辛苦孕育的結晶。我不知該用何種字眼來表達我對「明光堂印刷廠」的感激和謝意，如果沒有這位產婆的傾囊相助，水仙這個不幸的嬰兒，或將胎死腹中亦未可知。

●  
「明光堂印刷廠」已然不是工廠，不是流雲，而是一顆亮麗而恆久不滅的星星，在我的內裡。在我的內裡，黃麗芳也已是另一種象徵了。10月，斯時我正陷於衝鋒陷陣的苦戰，爲了「醫藥學苑」。所有持槍的伙伴皆離我遠去。唯有黃麗芳，她躬身成爲一根柱杖，支撐我受傷的身軀。

●  
所有的這些斷片將構成水仙的一部斷代史，它將逐漸被人們遺忘，如同一張帥俊的臉萎縮成一張多皺紋的顏面。然後以灰燼結束，一如以灰燼開始。

●  
我們期待另一種誕生，它絕不是水仙，不是薔薇，而是一顆獨特的樹，自林林總總的刊物中，升起。

# 日出·日落

## 寫在編後

黃麗芳

却說某天晚上，被總編輯找上門，幾句寒暄後，一學期情緒的高低潮，緊跟著醫藥學苑而起伏。却說某天晚上，被總編輯找上門，幾句寒暄後，一整天思緒的高低潮，緊跟著編後語而起伏。當初，糊裏糊塗地，就像現在寫編後，腦中一片空白。如果說是沒有感想，或許是騙人的，整個過程，都是感觸，却在最後時刻消失，代之是模糊、疲憊！

謝謝師長的關懷，使醫藥學苑增添不少光彩。

這是第一次的嘗試，可是，我肯定這也是最後的一次。我並不畏怯，也不逃脫，生命的過程原本是痛苦的，而是，不願讓它再參與我的生活。三十天不像日子的日子，一個揮不掉的影子，時時刻刻地逼我，噬我。日落，乍亮的街燈，帶些霧氣，忽隱忽現，該是一幅極美的插圖。可是，我捕捉不了那片迷濛，一刹那中的失望，令我眩暈。清晨，惺忪的近視眼，在初校，二校，三校中追逐，在滿桌的稿子中，尋找構想。午夜，躲在黑幕的寧靜中，挑燈夜戰，將一段段，一片片，一篇篇，組合又組合，組合出一串中地酸甜蜜辣。

因為醫藥學苑是全院的，所以有屬於大家的醫藥護理藥學系分組計劃，開拓一個新里程！

原先，它是鼓鼓地，是顆希望的種子，帶著新鮮，好奇和喜悅。當然，也帶著理想，期待萌芽，茁壯。漸漸地經過風雨的吹打，豔陽的曝曬，它像被輾扁的皮球，無力地躺在路旁。一切都消失，理想也贬值。哦！水仙是不屬於夏季的！

「文藝舞台」嫌弱，但篇篇都是同學嘔心之作。

「現代詩集」稍薄，但活潑的色彩給予清新。

接棒之時，我們並不惶恐，現在，我們並不羞怯呈現在你眼前。天真，樂觀給予初生之犢信心。儘管它瘦弱，蒼白，儘管它愧對一脈相承的傳統，可是也注滿了無數的關心，愛心和耐心。懇請你能翻翻，別把它扔向牆角！

「校友來鴻」或許少了些，却是單調中的高潮。

有人說我……

有人說我……

我想說的是：它總算出來了！

最後謝謝所有關心醫藥學苑，及許許多多的幕後功臣。